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零八回 文白大名驅惡鬼 七妃小戲惹冤魂

素臣復聽自己房裡哭聲漸息，便先奔太后房來。太后聽見足聲，忙傳旨請進。素臣進房，滿屋跑避的宮人，方才蹲倒在地。素臣見兩條被單，一條空著，一條仍擠立著數十宮人。太子道：「說也惶恐，連日兩條被單，摺立一處，寡人明先生之光，竟認是亦可御邪；到今日一分開來，優劣立見矣！先生送來被褥，若是寡人榻上的，即不中用；若是先生的，宮人快鋪在地，宮人取看喜道：『這兩條被褥，都是文翁榻上的！』」慌忙鋪放，爭先搶立。剛把滿房宮人緊緊擠站，不須抱負。」素臣回房間起，也是這個緣故，是素臣睡過的褥單氈毯，便沒尖刀戳起；是太子的，便要戳將起來。因令眾婦女擠緊站立，騰出四五條被褥氈毯，捆作牛腰大包，如飛而至文恩房內，令內侍們鋪放擠站。看著各內侍，比宮人更加狼狽，個個鞋穿腳破，更有滿身流血之人，甚是可憐。因向文恩道：「今日太后房中及你這裡，是個個不能動抬的了，單監年高，飲食之事，須要你一人遞送。我回房收拾飯食，你可盡意安歇，約俟飯好時進來。」文恩應諾。素臣回房，替出婦女，收拾早膳。是日自卯至申，俱沒動靜。只苦了擠立之人，腳酸腿軟，漸至麻木，便不敢走動一步。偶然舒放被褥之外，即有刀尖戳起，收縮不迭。又苦是二便緊急，不能解手，苦苦哀告。太子與真妃兩腿亦俱麻木，因令文恩再求素臣。素臣令房內婦女仍向被褥站擠，自進太后房中，替下宮女。太子因留素臣在房敘話，游衍其時。一面令宮人捶捏兩腿，一面贊歎素臣德器，勝己百倍，即此被單一事，灼然可見。素臣道：「殿下言重，臣何敢當！以臣揣之，皆由疑信不同之故也。人心如日，疑如雲霧，邪如陰翳之氣；心如一毫無疑，即如赤日當空，無纖微雲霧遮蔽，一切陰翳之氣，當之即滅。臣嘗於島中見海市，城郭隱見，宮闕參差，人馬紛馳，兵戈雜沓，一切怪異之狀，亦如日來邪術，種種變幻，不可方物。一經日輪推起，精光照射，立時消滅，若一有疑，便如雲中之日，不能消除陰氣矣。心本屬火，人心中之正氣，便如烈火一般，赫然難犯，百物投之即燼；若為疑所障，便如布隔甕藏，百物交侮其前，不能毀滅矣！先臣父及臣母俱不信邪，臣在母腹，受母胎教，所得之氣，即已無邪。出胎以後，幼聞義方，長讀經傳，崇正辟邪之志，愈堅愈定，時以滅除老、佛為念。旋知灼見，確然無疑，此心如赤日當空，心之正氣，如烈火燎原，此邪術之所由不能幹犯也。若殿下則自幼尚喜看佛書，屢經覃太監諫阻，可見入邪已深，後見其說荒唐，始歸於正。然前年蒙殿下召見，尚以老氏為不謬於聖道，而佛教數千年不滅，古今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僕僕亟拜之故，尚垂問及臣，可見殿下之心，不能無疑若臣矣。疑有淺深，如雲之有厚薄，火之有藏隔；殿下之疑雖淺，不似雲之蔽日，纖布之隔火，然已不能消陰翳之氣，毀百物之形。太后等信邪者深，固乃如日掩層雲，火藏深甕，此驅邪之效不如臣者，乃在疑信不同之故，豈由於德之厚薄哉？」太子爽然道：「先生特不自居盛德耳；然所言疑信之故，則已如黑白之判然！寡人此後，惟謹識先生今日之言，使疑去信生，以求堅定其崇正辟邪之志而已。」太后道：「東宮所云『佛教數千年不滅，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僕僕亟拜之故』，先生前年是怎樣解說，老身願聞其略。」素臣因把奏對太子之言，複述一遍。後把老、佛之認心為性，滅絕仁義，無父無君，惑世誣民，害道傷化，淫邪遁，背謬支離之處，細細剖說，說到明白透快，割切確鑿之時，不特太子極口贊揚，真妃心悅誠服，太后驚喜領會，即正妃及合房宮人，俱津津娓娓，聽之不厭。太后慨然道：「老身女流，身處宮闈，不聞正論。先姑、太后等，又多崇信二氏，以致溺其邪說，至老不悟。雖常經覃吉勸諫，因其言略而不詳，兼以宦寺忽之；遂認定佛理精微，非其見識所及。今承先生委曲開示，此心一旦豁然。聖人云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！』老身得聞道於先生，先生不特為東宮之師，亦老身之師也！事平之後，即當焚滅經典，拆毀佛堂，放遣剃度女僧，不復為愚人邀福之計矣！」素臣俯伏於地，贊頌勉勵道：「太后真女中堯、舜，撤如反掌，納諫若轉圜者也！但吾儒之道，不如佛教邪說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；如醫人治病，以藥物拔去病根，必以飲食培其元氣，必俟元氣充足始無反覆。聖經賢傳，乃培元氣之飲食也；望太后日取誦讀，繹體味，邪說自不能入矣！」太后急令東宮扶起素臣，說道：「老身當拜謝先生，怎反勞先生過禮？先生真良醫也！既以痛切之論，拔去老身病根；復欲以聖經賢傳，培補老身元氣；老身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！太平之日，東宮師事先生，老身師事太夫人，常聞正論，不起邪思，老身之願足矣！」東宮見眾宮人俱已和活，外面內侍，想在酸麻最急之時，因復求素臣出現。素臣因同文恩出去，果然個個站得腿酸腳軟，如開桎梏，歡聲若雷。素臣便去候問覃吉，欲與攀話，以便內侍們馳放筋骸，流通氣血。覃吉道：「前年文翁進宮，吉因老病，不能叩見。在東宮前奏對之語，懷恩曾向吉備細說知，文翁乃古今第一儒者，程、朱之外，不足道也！東宮賢達，文翁須扶助他為堯、舜，三代以後賢君，無一可學者。以文翁之本領，不止為一代興治術，當為萬世開太平，須把老、佛之教除去，方不負天生文翁之意；一時之良相、良將，非吉之所望於文翁也！」素臣感激太息良久，道：「老太監之言，文白謹銘於心！」因把太后感悟之事述知。覃吉大喜道：「覃吉進諫者久矣，未蒙太后採納；文翁一席之談，即便感悔，雖聖人之神化，不過如此，鑿除二氏不難矣！韓文公所說：『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。』此三事易為。所難者在明先王之道以教之。先王之道，有一毫不明，則二氏之根，有一毫未拔，根不拔盡，終必復發，願文翁垂察焉！」素臣道：「此即白與太后所言培元氣者是也，敢不承教！」素臣回房，一路想著覃吉之言，津津有味。慨然道：「學士大夫中，知此意者鮮，發此論者寡矣；乃於宦寺中得之，人顧可以類拘乎？當以師友之間處此人耳！」一頭想著，一腳踏進房來，只聽轟雷一聲，震得地板怪響。定睛看時，婦女們滾跌滿地，阿喲之聲不絕，問其緣故。賽奴道：「爺進去了，眾人立得腿酸，大家商量，變換活動，先是一人肩上背負一個，空出地方，輪流坐臥；後是頑皮的人，做起三人騎馬，七人騎牛的把戲；方才正做了幾十個人的一條大牛，忽見老爺進房，心慌勢散，便直倒下來，滾跌滿地。」素臣大笑，仍去伏桌而睡。到得五更，太后房中無數鬼怪出見，有男首女身的，有男身女首的，有一身兩首的，有兩身一首的，有眼裡伸出手來的，有臍裡鑽出頭來的，有提著頭顱、頸中濺血的，有破開胸腹、肚內噴紅血的，有肌肉腐爛、蛆蟲鑽攪的，有瘡毒臭敗、膿血淋漓的；有挺起陽物如驢驢的，有捩陰戶如牛馬牝的。猙獰者，口如血盆，牙若鋸齒；醜惡者，面如藍靛，發若硃砂；屍閃者，閉眼落眉，死臨侵地；煞急者，披麻拖舌，怨氣沖天。說不盡萬般怪狀，千種奇形。或從房頂躡下，或從窗戶跳進，或從地底鑽出，嚇得眾宮人魂不附體。發喊奔跑。那些鬼怪，各逞凶威，有的用手來拿，有的用腳來踹，有的用口來吞，有的用繩來捆，有的撕衣扯褲，有的揪鬚毛，有的扳著頭便嘴，有的提起腳便擄，眾宮人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太子見太后端坐，神色不亂，無一鬼怪上前侵犯，知是昨晚悔悟之故。便替出真妃，令其救護。真妃拔出雙刀，望著鬼怪沒命亂斫，砍頭頭落，砍足足卸，攔腰斫去，便成兩段，當頭劈下，便是兩片身屍平倒，鮮血亂噴。宮中人有武藝膽量大的，見真妃得勢，便也掄刀仗劍，拼命砍斫，頭足紛紛滾落，腰身兩兩分開。太子大喜，吩咐宮人並力，如得殺退妖邪，個個重賞。那知就這一聲令旨，落下的頭，個個跳起，卸下的足，只只飛起，向宮人頭臉一齊咬打，咬著的耳破鼻傷，打著的骨疼肉痛。那沒頭沒足的身屍，仍是捉拿跳躍，矯捷異常。連腰斫斷的，便作兩段矮鬼，當頭劈破的，便分作兩片瘦鬼。愈殺愈多，愈多愈狠，如群蟻打糧，亂蜂攢蕊，遮攔不及，竄避無從。更有千百小龍，張牙舞爪，長者尺餘，短者數寸，都鑽入褲管內，去抓那臀上之肉，腿上之皮，最怕是掉轉尾靶，搗入臀牝中去，辣痛無比。除了真妃，其餘宮人，俱蹲在地上，極聲喊叫，手中刀劍，紛紛落地。真妃忽然想起，現在素臣被褥，沒有鬼怪上去，忙扯起來，向鬼怪甩去。甩著即滅，甩滅即生，甩過這邊，那邊如故，甩滅那邊，這邊又起，用盡氣力，解救下來。正在危急這時，素臣聞聲趕至，真妃也等不及太子宣召，忙喊：「先生快來一救！」素臣急走入房，一屋鬼怪無蹤，宮人們褲管內的小龍，想是逃向東洋大海去了！太子道：「須得先生常在房裡才好！但外面那種哭聲，如何得分身上救？」真妃道：「如今只有求文先生朱書一法了！宮人身上，若得先生朱書名字，定可解邪。」太子大喜道：「怎寡人竟忘記了！宮人們，快尋筆硯，研起朱來！」眾宮人踴躍歡喜，拿過筆硯，將朱研蘸好，素臣提筆，將宮人額上朱書已名。太子道：「鬼怪小龍之惡，慘毒異常；若但額上一書，恐不足鎮之！飛娘原說心背俱書先生名字，還求於宮人心口一書；心正則邪不敢邪，望先生勿辭！」素臣道：「男女之嫌，宮闈之地，臣不敢奉命！」太子道：「急難之時，又當行權，且先生何人，何嫌可避？即正妃心額，尚欲求書！孟子雲：『嫂溺不援是豺狼也！』」

況宮人乎？」宮人已各解開胸前衣服，素臣只得挨頭寫去。宮人寫完，太子並求正妃，素臣伏地，死不敢承。太后道：「先生守禮，親書或有嫌，請先生蘸飽硃砂，遞與東宮代書，則不妨。」素臣遵旨蘸筆，奏道：「前年臣在山東，除滅五通，曾於各婦女胸前書『邪不勝正』四字；請殿下即書此四字，若欲書臣名，則斷斷不敢！；太后點頭稱善。太子接筆於正妃心額兩處，各書『邪不勝正』四字。素臣伏地，俟正妃整衣後，方敢抬頭而起。太子拱揖致謝道：「非敢久辱先生出跪，因恐不效，欲如先生親書耳！宮人可捧此筆硯隨先生出外，速為一救，那哭喊之聲，已到了十分危急處了！」宮人面面廝覷，不敢出房。真妃道：「有了文爺朱書，又隨著前去，還有甚邪鬼敢來犯你？」宮人方才放心隨去。

聽著文恩房裡，一片哭喊滾跳之聲，素臣忙趕進去，見惡鬼無數，有望屋頂躍去的，有望牆壁窗■中鑽出的，有望地板下縮去的，千百條小龍，望牆角亂竄，立時盡滅，內侍們方得住滾，文恩方得住跳，個個喘息不休。素臣照樣書寫，寫畢回到自己房中，卻見眾婦女齊齊站立被褥之上，並無傷損，抱的王子、王女，都把衣襟裹頭，問起緣故。阿錦道：「虧是玉奴主意，說爺的被褥既是諸邪悉避，我們只要守定了他，斷然沒事；因此鬼怪出現，都你拚著我，我拚著你，並做一塊，不離被褥，那鬼怪只裝得凶勢，不敢近前。大家見有效驗，便都立定主意，任著鬼怪百般恐嚇，總不理他，有害怕的，便閉著眼睛，由他跳舞。後來鬼怪愈多愈惡，又有無數小龍，張牙舞爪，滿地躡跳，卻總躡不上被褥，漸漸的懶散下來，聽著爺的腳步口聲，便都向屋頂牆壁亂躡而去了。」素臣想眾婦女擠立一單，終非常策，亦不是守著這些女人過日子的事；因亦在各人心額書名，令其出去走動，看是如何？眾婦女出房，走不多路，即見過道內許多惡鬼蜂擁而至，地下無數小龍，躡跳前來，嚇得捧筆硯的兩個宮人發聲喊，轉身就跑。被玉奴一把攔住道：「有了爺的朱書，還怕甚麼？」那宮人道：「你們守著文爺，沒吃過苦，不知道那小龍的利害！鑽入褲管，抓得皮肉粉碎，還在其次；只把那尾巴向大小便一搯，那種的辣痛，連尿屎要搯出來哩！」玉奴道：「你即受他這等虧，有了朱書就該報冤！說罷，舞起雙刀，直奔上去，鬼怪小龍，果然亂竄而逃。眾人膽壯，各持隨身兵器，隨後喊殺，沒兵器的也吶喊助勢，把鬼怪小龍，趕逐得五零星散，沒命奔跑。太后房裡宮人，聞聲攙戰，直到眾婦女進房說知緣故，方才住抖。太后、太子因命在房宮人，各出走動，遇著鬼怪，即便喊趕。刀劍斷著的，便現出真形，都是些竹木紙片紮成，畫著諸般顏色的。一經破敗，氣力愈壯，自此人不怕鬼，鬼反怕人，變做一個羊吞狼虎，烏攫鷹■之局了。

太子見宮中平定，料想須彌山亦是假攝，不能壓伏素臣之朱書。

因命正妃、側妃各回原房，合宮內侍、宮人亦俱歸原處，王子、王女俱抱入內。霄光仍留高掛，辟暑先行送還。因被褥已經踹踏，另換兩付鋪蓋，仍至素臣房中，對榻寢宿。太子是晚與素臣商議道：「仰賴先生德力，已不慮妖術侵害。奈糧已告匱，幸十五日這日，合宮未食，連日驚嚇，無心飲食，尚勉強得明日一日；再過幾日，便要一齊餓倒，將如之何？」素臣道：「飛娘出去，臣已囑咐熊奇，一俟金硯至京，即令其探知妖僧等作法之所，入宮報知。金硯於今日必到，今晚如打探得實，明日即可入宮，臣便有剿滅妖僧之計，區區飲食，不足慮也！」太子大喜。誰知不俟明日，是夜四更，金硯即到。太子喚至榻前，慇懃慰謝。金硯朝拜過，稟知素臣前：「小的今日午刻到京，得了老爺之令，便到得法王、真人所住的寺觀，及煤山、西苑、瓊島各處打探，並沒蹤跡。一更以後，潛入景王行宮，才探出法王、真人，分居正心殿東西兩邊房殿中，有石一塊，朱書『西山』二字，及許多符■，法王、真人不住出來咒誦，兩房內經疏符篆，紙人竹獸，奇異之物，不計其數。真人說：『連日所行，俱是大法，怎不能傷他？』法王說：『這移山一法，任是大羅天仙也解不來！二十一這日，包管清寧一宮，俱壓為平地！』小的見他說得利害，要把豬狗血去破他；那知他卻純用穢血塗浸那石，便不敢造次！」素臣笑道：「他日行邪術，竟疑我亦有邪術，故想把穢血來制我耳！我寫一束帖，你可速出宮去，交付以神依計而行。」金硯領帖，越牆而出。次日一更以後，金硯進宮說：「以神等已撤各門猛將精兵，去攻朝陽門。天生、以神往景王行宮，候老爺到彼行事。」素臣問知，是楚王、成之、無外、飛熊、以神五員將，領三千名楚卒、島兵。撫掌曰：「大事濟矣！」因密令文恩、玉奴、阿錦：「選兵一百，在宮中高處望，見舊太孫宮前，有連珠信爆一起，即從東安門、上南門、朝陽門斬關而出，放進外兵，同至太孫宮前，與我裡外攻擊。軍令是個火字，切記，切記！」

「真妃、賽奴領餘兵俟文恩等出宮後，即擁衛太后、太子、正妃進坤寧宮就食，並保護皇后，以防賊兵來劫。軍令也是火字；如我兵到宮，問明軍令放入，切記，切記！」自帶金硯，摘取明珠，飛出宮牆，跳下宮城，竟奔太孫宮景王行府而來。沿宮牆俱有堆撥，兩人悄悄穿度，到得牆邊，借著金硯肩頭，一躍而上，金硯隨後飛進。同至正心殿簷脊邊，見紅須客伏在脊背，忙拔一把寶刀付與，同落下來。法王、真人正在殿中一同作法，素臣、紅須大吶躍入。法王忙掣錫杖，真人忙舉寶劍，兩顆頭顱，已經落地。幾十個侍者，手中俱拿著鼓鉞符■並沒器械，被這兩隻猛虎一攪，跑不及的，殺掉大半。金硯見兩人得手，把帶來的信爆放起，點著火鼠，各處放火，登時煙燄迷空，素臣等殺到內宮，宮門宿衛兵將，各放箭弩。紅須客把寶刀遞素臣，拔出自己佩刀，與素臣兩把寶刀，舞出兩團白雪，格落箭弩，如風掃葉。衛士正在發抖，忽地宮門大開，火光中容兒提著人頭，從內殺出。素臣等大叫：「逆藩已誅，大兵已至，九門已破，你等還不投降！」眾衛士發聲喊，都跑掉了。且道：這幾日容兒在王府中做些什麼事來？那日景王與七妃飲酒，說上天羅地網，容兒好生驚俱！後轉念：我老爺豈是怕妖的人？法空、性空、西天、玄武都會與妖作怪，遇著老爺，無不破滅，愁他則甚！我自養起精神，干我的正經！因便丟下肚腸，向宮人床上，放心睡覺。天明起來還不見景王出房，只聽七妃極聲告饒，暗付，這廝好本事，怎鬧到這時，還不歇手，直到外面諸將晨參，一替一替的催請，方才罷戰。容兒候景王出房，即入問視。七妃癱化在床，滿眼珠淚，紛紛而落。令容兒脫衣入被，道：「總是小郎害我，要奪做皇后，弄得四手如癱，要死不活！」容兒道：「娘娘怎樣吃苦，可說與小郎聽？」七妃道：「我乘他正在快活時節，便向他說皇后之事；他說：『正妃是結髮，怕人議論！』我便勸他發誓，他說：『你肯憑我擺佈，若不立你為後，便如唐朝皇帝一般，子孫世代做烏龜！』他便吃著九藥，用著安太師送的一尺多長的藥消息子，及諸般淫器，討過一冊春宮，照式做事，弄得下身由酸而痛，由痛而麻，由麻而木。阿唷，阿唷，那知道皇后是這樣難做的？」容兒道：「娘娘不要說了，說得小郎心疼！王爺怎下得這般毒手？」七妃道：「你是知道的，我原是正氣的人，不比別位娘娘，不管麻、胡、黑、胖，只揀雞巴長大的便收。我卻只用得你一人，是愛你相貌，心裡喜歡，那比得那些浪貨！誰料受他這等作踐。你把手伸過來，枕一枕我的頭。待我把臉貼著你胸前睡一覺，養養神，醒來與你商量。」容兒依言抱在胸前，睡了一會。醒來道：「小郎，你手臂敢是麻了，縮了進去罷。我受了王爺的虧，怎樣打算也擺佈他一場，出我這口氣兒。」容兒道：「娘娘每日甜甜的睡覺，吃些人參補藥，養起精神，等王爺進來，就合他說：『爺若不吃丸藥，不用消息，不戴淫器，能贏得奴，便算得爺真實本事。奴便心悅誠服。』王爺是好勝的人，包管上鉤。娘娘便私吃一丸紫金丹，弄輸了王爺，這便可以出氣了。」七妃點頭。到得十七一晚，探得有景王入宮之信，七妃私取安吉所進之藥，搽在小指甲中；吩咐宮人，今日要與王爺比本事，大家不許用藥。你們若有獻勤的，替王爺私用丸藥，便和你不得開交。宮人都道：「這個奴婢們怎敢，奴婢們見娘娘吃虧，也巴得比輸王爺哩！」不一會，景王進房，果然中計。連泄兩次，伏在身上，氣喘不休。七妃正自歡喜，說道：「爺如今伏奴不伏，還敢再戰嗎？」自說，卻不見景王回答，覺得詫異。

忙候那口中之氣，卻是冷的。慌忙抱放轉來，竟是走陽而死了。七妃嚇得冷汗直淋，放聲大哭。正是：

一戶水師終復楚，兩片皮甲竟亡吳。

總評：

哭聲大起，弄得素臣三屍直爆，六神無主，而所持以解救者，只一床單，滿房之人如何站立，而自己房中又復如是然，亦幸有被單褥單氈毯拉開，一件便可容得數十人，使彼地下尖刀不再戳得鞋穿襪破。自卯至申，尚沒有動靜耳。

素臣德懣勝已百倍，即被單一事灼然可見，此太子之深信素臣也。孰意素臣就此發出「人心如日」一大段議論，見得邪不勝正只在心上「疑信」二字。而自幼喜看佛書之人邪已深，即為揭出病根，痛下針砭，總以崇正辟邪之旨為斷，雖在危難，不忘匡正，

純臣事君之道也。世有陸秀夫日進講大學衍義一章，為不識時務者之所為，吁邪說也。婦女自信佛教至死不悟，非可以口說爭之者也，況尊為國母，深宮享奉之隆，以其餘閒修齋施齋，作種種功德。自東江以來，何代無人？且當法王真人作法之時，現出寒冰烈火、臭穢蛆蟲、尖刀小龍，諸般變相，豈不日地獄之設現在即是哉。乃一聞正論而心悅誠服，驚喜領會而且津津有味聽之不厭。然則佛氏之禍，盤結數千年，其故在於無發明聖道之人。聽其遷流，而莫知底止耳。

覃吉進諫大後而不見聽，宦寺中亦有賢達者在也。素臣深惡閹人，而於覃吉之死，則哭之盡哀，以其知崇正辟邪之旨志與己同，而惜乎天下不僅年，不得與之考證《原道》一篇耳。

太后房中無數鬼怪，千態萬狀，宛如地獄變相。蓋佛教借地獄以愚人，太后於佛氏陷溺最深，故此種鬼怪不於他人房內現形，獨此集於太后之前以試之。幸而素臣正論先人為主，始不敢上前侵犯，不然幾謂地獄在眼前矣。

小龍蜿蜒鑽入褲管，抓著腎肉腿皮，甚至掉轉尾梢入臀牝。一班宮女遭此荼毒，無異受和尚道士之污。而誰真妃則不敢近，非以其掄起雙刀曾殺鬼怪也，心正辟邪故耳。不然眾宮人手中未嘗無刀劍，而何以糾紛落地耶。

硃書一法，初試於翠蓮姐妹，繼試於邵有才村中，無不應手而驗。乃計窮力竭之時，太子亦只得請用此法。而小龍鬼怪，果然一齊漸滅，則法王真人之神通，亦不過西天元武與五通神之伎倆，可哀也已。